

散文

## 近乡情更浓

■王学斌

阳春三月，和风送暖。为了却萦绕在心中多年的愿望，我踏上了第二故乡——石门沟村的归程。

位于克旗南部高寒漫甸的石门沟，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。五十四年前，因父亲工作调动，我们全家在那里居住了九年。在那段难忘的时光里，自己每一点成长与进步都渲染着石门沟黑土地的芬芳。

车子行驶在返乡的路上，我的心却早已飞到了石门沟。那是上世纪的一九六八年，我第一次走进石门沟，同时它的名字感到不解和奇怪。直到踏进石门沟沟口时，才知道这个地方必须叫石门沟而不能叫别的名。仰头南望，一座刀切一样陡峭的石壁赫然耸立在云天之上，它的脚下是两座相对而立的巨大岩石，象两扇半开的大门牢牢地卡在狭窄的沟口。一条清澈溪流从石门里蜿蜒流出，溪水岸边的羊肠小道隐没在石门中。走进石门，阳光倏然消失，头上是伸手可及的压顶石壁，石壁上的苔藓、水渍构成的图案，使人感到石壁随时都会倾压下来。急急跑过这让人胆战心惊的险境，回头再惊悚地瞧那两扇石门，它的一侧斜倚在南边的山脚上，对面一侧的上方则霸道地伸出三四米长，象是在向过往的行人示威，真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！从那天起，石门沟的名字就象这两扇大石门一样，牢牢地嵌入了我的记忆中。

车子沿着盘山公路驶上了漫甸，石门沟到了。我几近贪婪地望向车外，路两侧闪过的既熟悉又陌生的场景，让我一阵阵怦然心动。生长着落叶松林的姜家敖包山象一幅淡淡的水墨画，斜挂在蓝天白云之下；一片连一片的白雪与黑土相间的梯田，弯弯曲曲地环绕在艳阳普照的山坡上；平展展的灰色水泥路伸向点缀在偏僻山洼的小小村落；散落在向阳山坡上的点点农舍，红蓝屋顶交映，白墙明窗闪亮，座座庭院宁静祥和。哦！多少次梦回石门沟，情景依稀的第二故乡，世代居住着低矮破旧的深灰色草芭房，在严寒酷暑中日夜劳作仍填不

饱肚子的乡亲们，连续数日刮得人们心里直发颤的春季里的大黄风，喝到嘴里又咸又涩的井水以及水井上架着数米长的轱辘驴轱……

“回来了！”村党支部书记杨金岭热情地招呼把我拉回到现实中，村部到了。屈指算来，从一九七七年四月份离开石门沟，已经四十五年了，真可谓光阴似箭啊。稍事寒暄，我便急不可耐地走上了探访乡亲们的路上。

穿过敖包山下的落叶松林，来到大张家梁村民组。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，却是藏龙卧虎之地：大张家梁户籍人口84户，340人，恢复高考后共走出大学本科45人、专科生48人，平均每户1.1人，每百人有大学生27人。原书声乡第一个考入北京大学的张继周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……在杨金岭的引导下，我走进张玉景老人满院晾晒着金灿灿玉米的家，七十六岁的张玉景正与儿子张传敏给牛铡草，闻听当年的亚明（我在石门沟居住时的名字）回来了，赶忙放下手中的活计把我们迎进室内。问起老人这些年的生活状况，老人知足地说道，现在的日子好得太多了！种个百十多亩地，养了四十八头牛，能落个二三十头牛犊；跟着儿子在一起过，还能帮着他干点活。站在一旁的儿媳插嘴说，可不是帮着干点儿，在种地养牛上，老爷子简直就是个壮劳力。看着眼前这个健康快乐的老人，我想起了五十多年前村里的老人形象：五六十岁的年纪，弯腰驼背，豁牙露齿，咳嗽气喘。暗自思忖，真是生活好了。出了张家，杨金岭夸耀地说，这回我领你去见识见识咱村的收粮大王。他说的收粮大王叫钟明江，今年54岁。从唠嗑中得知，钟明江从十几年前跑三轮收粮起家，最近七八年前后投资三十多万元，添置了六百多平米的贮粮大库、六十吨的地磅、中翻车、输送机、铲车等收贮设备；粮食品种扩大到小麦、莜麦、荞麦、豆类等；收粮范围遍及整个前漫甸；收粮方式也从行商发展到坐商，每年八月中旬至十一月中旬，村民们开着三轮、四轮来卖粮。问起收粮数量和收入情

况，钟明江说，每年收个两千多吨，走六七十挂车，挣个三十多万元。杨金岭总结说，他这样收粮，村民们很欢迎，打下粮食就能拉来卖，不用等外地粮贩子收，都是本乡本土人，价格也实在。所以，这些年来，他能越搞越大。说到子女情况，钟明江告诉我，就一个儿子，在吉林大学毕业后，目前正在中国矿业大学读博士后。看得出来，这个祖祖辈辈土里刨食的庄稼人，生活中充满了十足的幸福感和获得感。

从大张家梁出来到邻村小张家梁去看望初中时的同学宋万瑞。六十七岁的同学只是脸上多了皱纹，让我还能一眼就认出了他。我直接调侃他，还赶着毛驴驮水吃吧？他笑着说，这家伙还记得那事呢，早就不用了，现在是吃水一拧水龙头就得。想起那时候，吃水真难，家家都得准备毛驴驮水，走陡山坡到三里多地的山下驮水；冬天驴驮子晃出的水结成冰溜子，夏秋时节，水里烂树叶、牲畜粪什么都有。就是这样的水都舍不得使，洗脸水攒下来喂猪，春节前做豆腐的水，用来浆洗衣物。那这回可得好好好洗洗你那车轴脖子了，我用同学时的话调侃他……

就要告别石门沟了，我拜望了我在生产队当会计时的大队主任、杨金岭九十高龄的父亲——杨广君老人。进门时，老人斜坐在老式办公桌前，认真地从手机上观看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事视频报道。拉着老人的手，我自报家门，老人马上说起了我当会计时的陈年往事。如果不是下颏飘着的一缕花白胡须，我看到的不是当年的老主任！老人耳不聋，眼不花，精神矍铄，身体之好，令人敬佩。桌子靠墙处端正摆放着建党一百周年在党五十年纪念章，我一时兴起，赶忙拿起手机，拍下了老人手捧纪念章的珍贵照片。是啊，石门沟村能有今天，除了有党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把关定向，历届两委班子特别是像杨广君老人这样的领头人功不可没，正是他们的接续奋斗、倾力付出，我的第二故乡——石门沟才得以旧貌换新颜。

石门沟，万象更新的春天已经翩然而至，那硕果遍地的金秋还会远吗？

石门沟村简介：石门沟村属于高寒漫甸区，距土城子镇政府43公里。辖12个自然组，户籍人口1014户2133人，常住人口289户539人。全村总面积90279.75亩，其中草场49360亩，林地8830亩，耕地22994.7亩。全村以种植业、养殖业为主，现有营业执照的家庭农牧场12家。2021年人均纯收入11000元，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25000元。

白岔川接近末端川道宽敞起来，大河村就处于这片宽阔地带。白岔河两岸的大平地平坦如镜，白岔河水可以常年浇灌，可谓旱涝保收。万亩灌区里的白岔河水顺从地流入这片肥沃的黑土地。有人说，大河村的耕地是克旗基本农田的“腰窝袖”，此言不虚。

可是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时，大河村有着7300亩耕地，却养活不了本村千多口人，花钱靠贷款，吃粮靠返销。当时计划经济体制，种植什么作物都要上级下达指标，大河大队是全公社的模范大队，当然要带头执行。

不但粮食作物种植，其他方面也都要带头去做。上级搞民兵集中训练大比武，公社就派大河大队出代表，代表全公社参加；上级组织召开农民运动会，公社派大河大队出代表代表全公社参加；上级搞样板戏文艺汇演，公社同样派大河大队出代表代表全公社参加。大河大队果然不负重望，每次参加活动都是怀抱奖牌奖状捧得荣誉凯旋而归。归来后，公社还要奖牌奖状表彰一番。大队干部不但上台接受奖牌，还要发表一下演讲，展示一下模范大队的风采。

一时间，大河大队声名显赫，红得发紫。可是群众的生活水平却每况愈下，低于其他大队。那是国家实行口粮定量，人均每年360斤原粮是不能变的。可是大河大队是按计划种的高产作物玉米，所以，群众所分的口粮也全是玉米，这和漫甸村所分的小麦、莜麦是没法比的，他们不但分得了细粮，还变着法多分一点，群众不但吃得饱，还吃得好。大河大队的群众怨声载道。

大河大队的得到好多荣誉，奖牌挂满强，奖状堆满屋。那年月人们谁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小康，大河大队就被上级认为了小康村。这可是全公社唯一一个借贷款买返销粮的小康村。何为返销粮？就是交不上国家的公粮，还要吃国家的储备粮。

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农村实行了土地生产责任制，人们被禁锢已久的心扉一下子敞亮了。人人心中一屯田，各自耕耘不得闲。群众自己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，对土地投入越来越多，庄稼地也不再温柔地沉默，轰轰烈烈地爆发出蕴藏无限生机。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高，俗话说家有粮鸡犬饱，户多诗书子贤。大河村的黑土地，真正变成了大粮仓。

大河村在村干部的带领下，防风林网化，山坡梯田化、平地畦田化。全村耕地7300亩，全是水浇地，浇地深井灌溉与大渠灌溉相结合，全村7300亩水浇地，全部建设成高产稳产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。农业耕作也从古老的农耕模式解脱出来，实现了农业机械化。大河村的全体村民全部脱贫致富达小康，家家有存款，户户有余粮。大河村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，畜牧业、林草业等也得到空前的发展。全村7.56万亩荒山全部实行了封护，其中人工造林面积1400亩，公益林1000亩。全村实行了舍饲圈养群众封山育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，自家房前屋后的所有空地全都栽植了各种树木，还利用其它空闲地因地制宜植树造林，树木成材，都收到了很好的效益。

这里必须提到一个人，他就是大河村的一个普通村民，名叫张旭昶，他自己承包了1600亩荒山，通过几十年的封护治理，昔日的秃山光岭，如今草茂林丰苍葱浓郁，真正变成了绿水青山。树木成材，每年的山杏核等收入就达到两万元以上，并且连年递增，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完美结合。

大河村民的居住条件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村庄建设规划合理，街道整齐，建筑设计别出心裁，有的人家把自家的院落建成农家四合院，院落明丽洁净，风格质朴自然，院内蔬菜满畦，枝头果香。一排一排砖瓦结构的新房宽敞明亮，大气非常。全村6个村组室的981户全都住进了新居。新居使美丽而宁静的村庄更增添了些许挥之不去的生机。

如今的大河人，家家都用上了自来水，安上了太阳能，室内装修凸显城市楼房风格，走进房间：宽敞明亮的客厅、摆放高档餐桌的餐厅、摆放冰箱冰柜和家用电器厨具的厨房、大小不同的几个卧室，客人来了有客房，装修讲究，让人真正感受到比城市还要优越的生活条件。

生活是万花筒，百味瓶，人有百般艳，花有千种红。大河人向有追求上进、向往美好的良好风气，他们相互比富有、比殷实、比家风，总谁也不甘心落后。

大河人很会生活，不说日子富起来的今天，就是在生产条件最困难的时候，人们的精神风貌绝对不一样。比如全公社大会战的劳动场面，一眼就能分辨出哪一队是大河人。姑娘媳妇儿衣着得体、鲜亮素

散文

## 清水蓝天大河边

■郭久良

雅，美丽大方不拘俗礼，赢得多少男人们欣赏的目光。青年小伙精神神采奕奕，女人们投向他们的是火辣辣眼球。而今条件好了，他们向往美好追求幸福的心态，永远不会满足。

大河村的卫生条件也有了新的改观。除了街道卫生、环境卫生、院落卫生外，自家修卫生间，村村有公厕，农家肥堆放有序，呈现出一派风清气正的良好风尚。

大河人有一个很好的传统，那就是崇尚文化。大河人出了很多优秀人才，参军的升了军官，升学的出类拔萃，经商的高海扬波、富甲一方。

大河村委会办起了农家书屋，各类科普知识读物，时事政治读物，脱贫致富读物应有尽有。村民可以随时借阅，具备做一个新时代农民应有的文化素质。

最好的文章是人类的自身创造，在这个成就梦想的伟大时代，在这个乡村振兴时代，最好情的好时光已然流进新时代的新篇章，这些新篇章终究会写满山川，汇入大河。

大河村简介：大河村总面积8.8万亩，其中耕地面积7300亩，荒山面积7.5万亩，林地面积1400亩（公益林1000亩）。辖6个村组，万合永组、山前组、山后组、河东组、大河龙组、胡角组。户籍人口981户1982人，常住人口355户987人。2021年人均纯收入8000元，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20000元。

散文

## 『双山子』记忆

■刘玉国

焰。巴学师组织群众抗日事迹被记入当地史册，成为教育人们不忘初心的、牢记耻辱的教材，因此，双山子村被认定为革命老区。

双山子村是个地域宽阔的漫甸，虽适宜开垦耕地，但气候恶劣，自然条件差，无霜天数少，大风次数多。有着“一年刮两次，一次六个月”的夸张说法。老百姓种地只好看天的“脸色”，粮食十年九不收。风调雨顺年景，也是疥蛤蟆打苍蝇供嘴。摊上风灾、旱灾、雹灾等灾害，老百姓就是一年白受累。“种一亩，割一车，打一簸箕，煮一锅”是常有的事。

双山子西南部，有一座面积五千多亩的黑土山，地势高，坡度大，当地称它“黑大山”，是全乡好几个村的放牧场。由于牛羊一年四季遍布山冈，牧场上牛羊践踏出的小道密如蛛网，成了兔子不拉屎的不毛之地。每到雨季，住在牛场沟的姜营子、庞营子、田营子、范营子四个村民组的上千口人，心惊胆战，夜不能眠。一次，黑大山暴发山洪，肆虐的洪水竟然把牛场沟一户人家停放在院子里的一台“东方红”链轨拖拉机冲出数十里，村民们的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。

“再也不能这样活，再也不能这样过……”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时任新开业地乡党委书记李景章，带领乡村干部徒步踏遍双山子村的山山水水、沟沟洼洼，终于把威胁牛场沟和庄稼不收的“天敌”找了出来。决定在黑大山这个源头上入手。封山禁牧，在黑大山建立一处初级林场，对黑大山进行规划治理。当隆隆的机械到山上施工时，却遭到当地村民们的强烈阻扰，到政府上访，甚至还有人揪住李景章的袄领子质问。面对群众的愚昧思想和部分人的无理取闹，丝毫没有动摇李景章治理黑大山的决心。毅然顶着阻力组织召开全乡三级干部会议，请评剧团来乡在集市上唱大戏，借此之机，大张旗鼓地宣传动员干部群众大搞封山育林，植树造林，恢复生态环境，保护赖以生存的家园。乡村干部们坚持不懈地更换的“愚公”精神，终于感动了村民们，并得到了群众的广泛理解和支持。

时任双山子村村委会主任的巴连芳，与全乡一千多名干部群众吹响了治理黑大山的号角，把迎风招展的红旗插在了黑大山的敖包上，会战场面人欢马叫，热闹非凡。鸟瞰黑土地上机械开出的条条沟犹如巨龙，人工开挖得鱼鳞坑又如点点繁星。黑大山治理工程历时七年，投工投劳五十多万个，营造落叶松农田防护林三千亩，开辟农田二千六百多亩。



树木成林，退伍军人、共产党员韩凤杰自报奋勇当起了护林员，家境不富裕的他，不计较个人得失，自己花钱买了一匹马当脚力，不论刮风下雨，还是严寒酷暑，他日夜守护在黑大山的林地里。对待每一株树苗如同对待儿女们一样悉心呵护。铁面无私，执法如山的他，曾处罚过进林地放牧的大舅哥和亲姑父，被千多群众誉为黑大山的“保护神”。

黑大山脱胎换骨，旧貌换新颜。昔日寸草不生之地，变成绿水青山。人工栽植的落叶松林长势喜人，已经成材。夏季里，林地周边近两米高的沙棘，枝头开着灿烂的花，顶严寒冒酷暑，无怨无悔地甘当站岗放哨的排头兵。树下茂密的青草，开着五彩缤纷的花朵，耀眼夺目；田地里金黄色的小麦，迎风翻着波浪，奏出优美的旋律；马铃薯和荞麦花团锦簇，阳光下，银光四射；油菜花沐浴着阳光，闪着金光。栖息在林内的鸟儿不时传来“嗷嗷”的叫声，野鸡、沙鸡和兔子在草丛中自由自在的进进出出；百灵鸟在枝头飞来飞去，筑巢安家。

自从有了黑大山这道天然屏障镇守“边关”，双山子村夏天雨多了，洪水不下山了，粮食年年丰收，产量翻番增长。村民们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，住房也由茅草屋变成砖瓦房，出行开上了小汽车，种地用上了农机具，真正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。

双山子村简介：双山子村辖苗营子、范营子、田营子、庞营子、姜营子、大洼、边界沟、双山子9个村组，户籍人口1032户2642人，常住人口443户664人。全村总面积6.5万亩，其中耕地2.8万亩，草场1.2万亩，林地2.1万亩。农作物主要以种植马铃薯、小麦、莜麦为主。2021年人均纯收入1.23万元，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50万元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克什克腾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——新政权，新天地，新气象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克什克腾更是全面发展，政治稳定，经济腾飞，环境优美，人们生活水平明显提升，这些都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，基础打的牢，打的好，这一切用一个字就可以概括：变。

古人有云：易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我在努其官这个普通村户，亲身感受到了克旗农村的众多变化。村党支部书记、村长赵志刚告诉我，今年村里的敖包河有水了！这普通的一句话，当然蕴含着赵志刚心里的自豪。多少年前，村子的河套就已经干涸，试想，美丽的大山，没有河水缠绕，实在大煞风景。努其官，克什克腾旗归兴镇所属的一个村。据史料记载，清乾隆年间，游牧民族蒙古族来此放牧建村，村名为牛其公。1984年全旗统一区划，更名为努其官。努其官者，系蒙古语，汉译为游牧的营盘。营盘者，是游牧民族轮番放牧的场地，可见它当初的地域之广阔，也可以想象得到它的荒凉。解放初期克什克腾旗有十大区，牛其公隶属第九区政府管辖，1958年10月，人民公社成立，牛其公归属同兴人民公社，改革开放以后，同兴始设镇，努其官又划归同兴镇人民政府建置。

关于同兴努其官的历史，我听到了不同版本的传说，努其官是蒙古语大家都是认同的，但翻译成汉语，老人们说是“溜光”的意思。我的理解，所谓的溜光大概是不长庄稼，也没人种庄稼吧。我也曾问过外地的朋友，他们也是专门从事蒙语译译的。他们说，不管是直译还是意译，努其官是游牧的营盘是对的，因为努其官过去是牧人的转场营盘，牧草从生是理所当然的，

散文

## 一叶连碧成营盘

■张广成

当时蒙古族不种庄稼，所谓的溜光，可能就是没有庄稼的野地，这就切合实际了。克什克腾旗远古是大沙砾，荒草野坡，杂草丛生是必然的，游牧人的营盘自古就是荒凉之地，人烟稀少，蒙古族转换营盘，在这里建村放牧，起名曰“努其官”，就合情合理了。

克什克腾地广人稀，植被茂盛，土地肥沃，自古就有风吹草地见牛羊之说，但也难免被人说成是蛮荒之地，正如唐代诗人岑参在一首诗里所说边塞没有尽头：“黄沙砾里客行迷，四望云天直下低。为言地尽天还尽，行到安西更向西。”诗中描写的虽然是新疆天山，但仔细想想，我们所在的地理环境是一致的，边塞荒原。

努其官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开垦土地的，这就不好说了，史料没有记载。我觉得，根据《经棚县志》的推断，大概是从清末或民初开始的，那时清政府曾移民塞外，令其开垦土地，加之民族间的融合，村落形成是必然的。

2017年努其官被识别为贫困村，但只过了两年，就摘掉了贫困村帽子，这不能不说是旗委政府、镇委政府的不懈努力，加之帮扶单位旗税务局、黄岗梁林场的尽心尽力，再有努其官党支部、村委会的真抓实干所取得的结果。我在努其官村里村外徜徉，明显感受到新农村的面貌，街道整洁干净，虽然是在冬季，我也明显体味到深秋的湖光山色，村庄都掩映在绿水青山中，山的逶迤，山的高耸，仿佛是村子的围墙，守护着一方热土。

从下面的一组数字中，我们就能发现努其官人的艰苦奋斗精神。2019年，通过积极争取旗发改委和旗扶贫办项目，实施了30万元的食用菌产业扶贫项目，建设菌棚65座，2020年集中采用委托经营的方式，引进专业合作社，每座菌棚受益2500元，用于贫困户和村集体经济，每年收益为16.25万元，扣除土地租金收益达11万元，2020年又申请革命老区促进会扶贫资金60万元，建设菌棚15座，年收益为3.75万元，全部用于贫困人口和村集体经济。

努其官村是游牧的营盘，抓好畜

牧业也是增收不可或缺的项目，他们充分利用现有棚圈壮大集体经济，把现有的投入20万元的1000平方米的棚圈，整体出租给有家庭牧场和经济实力的个体户，进行舍饲育肥，每年收益在5000元左右，结合这些棚圈项目大力发展舍饲育肥，形成以大带小，以点带面的格局，带动群众提高收入。努其官曾是牛羊满山的地方，后来又是五谷飘香的农庄，两相结合，必定能成为山川峻秀，牛羊肥壮，粮草丰足的地方。当能恢复到古人所说的那样的景象：“牛羊散漫落日下，野草生香乳酪甜。”

努其官村的领导班子有一个好理念，就是全身心地为村民服务，他们认为这是根本。我想，如果一个基层的领导班子，能有这样的立村之策，他们就永远不会失败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，前途总是会阳光照射。

还值得说明的是，努其官村自打我们的共和国成立后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始终不忘初心，有一个令人称赞的好传统：1965—1961年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时，农民人均口粮才199斤，但他们也不忘给国家交公粮，自己却挖野菜，搞代食品度日。1965年，又响应党的号召，帮助驻军3035部队修国防工事，促进军民团结。1979年由于成绩突出，交公粮全公社第一受到辽宁省的表扬。好的传统和精神是要发扬的，否则，就会失去雨露和阳光的滋润。当然，努其官在高山面前就是一块小石头，在大树面前就是一株小草，但我们要记住，积石成山，积草成片啊！我愿努其官是一株株小草，小草成片会变成绿洲啊！有一位作家赞美小草曰：“花开炫灿烂，结果矜丰硕。无花亦无果，波光洗月魄。甘愿作小草，风雨任凋落。但求一顶碧，荒原也增色。”

努其官村简介：努其官村地处同兴镇东部，全村总面积18万亩，耕地1.2万亩，草场8.5万亩，林地1285亩。辖区10个村组，户籍人口885户1868人，常住人口266户631人。2021年人均纯收入1.4万元，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7万元。